

11月12日主要研讀了《有杕之杜》一詩，內容涉及文字學、訓詁學、文獻學。其中文字學方面關於“徹”字字形分析的討論最為激烈。

一、文字學

這一方面主要討論了“徹”的字形。

董珊提出：“‘徹’之所从，陳劍已考釋為甲骨文以手去鬲的‘徹’之古文‘徹’。今見三晉古文系統的‘徹’聲字，从呂从丙，此形來源複雜，疑有二源：一、从鬲，重新拆分；二、重新拆分的原因是拆出丙形，以表示撤席之意。鼎銘中有‘’字，可分析為从丙中聲，本義或是撤席。‘中’字《說文》讀‘徹’。所以今从育之形的‘斲’，似可以看作糅合斲鬲與斲席二斲而來的。秦文字下部‘丙’或‘鬲’又訛為‘肉’。這個字之所从，與‘曷’毫無二致，‘曷’是怎麼來的，還需考量。不知大家如何看這個字？”薛培武指出鄔可晶說“曷”的那篇文章也考證過這個“徹”字。（記錄者按：鄔可晶《戰國時代寫法特殊的“曷”的字形分析，並說“斲”及其相關問題》，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七輯）

孟蓬生表示：“，左上非‘中’字，當是‘𠂔’（像針形或尖刺形），與箴尹之箴左上角所从的‘𠂔’，以及金文‘達’字或體右上角所从的‘𠂔’同。”王寧（記錄者按：棗莊廣播電視台）貼出“徹”字的字形，並表示：“甲骨文、西周金文的嬗變關係很明顯，左旁都是從‘鬲’的，但是戰國楚簡文字的左旁判然不同，似乎二者無關。”王寧（記錄者按：棗莊廣播電視台）指出：“上博簡三‘徹’作。楚簡文字的左旁應該是個和‘徹’讀音相同的字，也就是說，甲骨文、金文應該是會意字，但到了戰國楚簡文字中，就變成個形聲字了。”

二、訓詁學

這方面主要討論了“子”讀為“嗞”還是“哉”的問題。

孟蓬生首先指出《有杕之杜》中“皮（彼）君子=”後有重文符號，第二個“子”疑讀為“哉”，《神鳥賦》“佐子”疑讀為“嗟哉”。蕭旭表示：“蔡偉即讀‘嗟嗞’，裘先生的附記引用。（記錄者按：裘錫圭《“佐子”應讀為“嗟子”》，《文物》，1998第3期。）孟蓬生說：“我讀‘嗟哉’，而非‘嗟嗞’，與蔡偉和裘先生不同。”

薛培武提到：“楚文字中作句首詞的‘子’，一直以來不得其解，如《容成氏》中‘子堯南面……’。《詩經》和出土文獻中的句首語氣詞‘逝’‘嗞’，在楚文字中用字都是比較固定的。正因如此，之前‘折命不同’的‘折’，多認為疑讀為‘逝’。”呂珍玉表示：“‘子’敬稱非自己的老師，確實有些奇怪。昨日討論《綢繆》一詩，有‘子兮子兮’，王引之《經義述聞》以為即‘嗟嗞’，嘆詞，不知那個‘子’是否可作嘆詞‘嗞’（嗟）？”

三、文獻學

這一方面談到了“杕”的異文“狄”。

王寧（記錄者按：棗莊廣播電視台）指出《詩經異文匯考辯證》載《太平御覽》九百五十八引詩次章作“有狄之杜”，以“杕”“狄”形音相近致訛。又引段玉裁“杕”字下注：“顏黃門云：‘《詩》河北本皆為夷狄之‘狄’，讀亦如字，此大誤也。’接近人有謂古無入聲、興於江左者，據黃門此條，則河北非無入聲也。”因此，王寧（記錄者按：棗莊廣播電視台）認為：“似乎是古人有讀“杕”為“狄”而書作“狄”，顏之推之時即有《詩》傳本如此。”

執筆：鄭 婧

審覈：王化平

終審：孟蓬生

語言與文獻

語言可考，文獻足征
探賾索隱，推陳出新

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



请长按识别二维码，关注我们

【版权所有，转发请注明来自：语言与文献】

投稿邮箱：yuyanyuwenxian@163.com

编辑：钱 丽

审核：苏文英



[阅读原文](#)
